

三民國中 ▶ 災後安置 山下新家？

災害後の安置 山から離れた新しい家？

재난 이후 배정받은 산아래 새 학교？

Helping the Victims Settle Down After the Disaster: New Homes Away from the Mountain Area?

文・圖 | 葉一萱 (高雄縣那瑪夏鄉三民國中輔導主任)

8月6日全校同仁、家長動員忙著佈置、準備隔天的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。莫拉克，今年唯一的颱風，不但打亂了典禮的準備，也讓三民國中以最狼狽的樣貌不斷出現在電視機前。學校受災照片配上布農族歌手王宏恩的〈月光〉，這首在災後廣為流傳的「那瑪夏之歌」，不知道讓多少人跟著椎心落淚，不捨南台灣遭遇到的這一切。

颱風造成道路坍方，在偏遠地區並不是什麼新鮮事，但是土石流讓民族村的30多位親人在轉眼間離開，著實讓大家措手不及。天晴之後，一批批地把鄉內老老少少裝進大鐵鳥的肚子裡載出來，原以為很快可以回家，又怎知在3個月後的現在，我們都還在平地流浪……

安置山下新家

風災過後，教育部一聲令下要如期開學，讓教育處的長官、學校的校長及老師們，無一不使出渾身解數來找學生、借學校、尋住宿、討資源。每天的手機要換兩、三次電池，就為了讓學生能夠有最好的安置環境，顧不得原住民信仰的不同、顧不得多元文化的差異、顧不得家長的安置還沒有確定……最後，因著佛光山的慈悲心和各界的出錢出力出人出物資，及時讓流浪的師生有了暫時可以讀書住宿的地

方，能夠如期在佛光山的普門中學開學！

在一次輔導課程中，老師像往年般給學生進行價值澄清的活動，每個人有一百萬的虛擬錢幣，大家各自提出想要的東西列舉在黑板上，再一項一項地讓學生競標。之前大家想要標的大多是學業好、身體健康、友誼等；今年的標的中，出現了過去不曾有過的「家鄉」！而且大家熱烈地競標，最後由一位同學用全部一百萬的錢幣，標回了大家最想要的～家鄉。

三民國中第一次離鄉離家的住宿生活，不僅學生要適應，全體教職員也都上緊發條，加上H1N1也來湊熱鬧，每天的生活就像打仗一樣，隨時都有新的狀況要考驗大家的應變能力。幸好這團隊已經培養了相當的默契、有十足的行動力，並在教育處、教師會的支援下，面對各樣挑戰，讓校務可以逐漸步上軌道。



學校開會討論學生住宿管理的問題。

暫時有多久？

大家一切的努力，學生用力地適應，知道只是因為路斷了，才不得已「暫時」離家讀書，大家都在期待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鄉、自己的學校！現在「暫時」安置在平地的學校流浪，雖然衣食無虞，但就像是失了根的浮萍，孩子們的心靈囚禁在水泥叢林，和親人、部落失了親密，山上的祖靈是否還找得到這些四散的孩子？這「暫時」如果再久一些，我們的孩子或許也一個個戴起眼鏡、操起台語，讓人錯亂這深邃的眼裡，那屬於山林的靈魂是否被偷換走了……

要談災後重建，絕對少不了教育這一塊。原住民學校的價值，在於她能夠供應孩子們成為原住民所需的養分；而這些養分只有定根在部落、生活在部落，才能夠繼續補充澆灌。但是根據10月26日高縣新聞網報導，民權國小未來學生數也許會更少，因此縣府將審慎評估該校是否另覓校地重建，或是在三民國中原校地重建，而將三民國中遷到平地上課……希望這則令我們憂心的消息不會成真，三民國中不會成為下一個災後罹難者。

尋找回家的路

一位本鄉的退休教育工作者卜袞·伊斯瑪哈單·伊斯立端（布農詩人）最近在《卡那卡那富社區報》中寫到我們真的需要回家道路之心聲：

桃源鄉和那瑪夏鄉的人被颱風吹來平地了。族人因為不是循著下山的路走，所以在平地的市

因為路斷了，孩子們只好「暫時」在平地流浪。雖然衣食無虞，但孩子們就像是失了根的浮萍，和親人、部落失了親密，山上的祖靈是否還找得到這些四散的孩子？



葉一莖

生於1975的台北人，布農名字叫Aping，是布農族的媳婦。中興大學園藝學系畢業，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。莫拉克風災第一時間，用筆電僅存的電力傳出那瑪夏鄉受災照片使災情曝光；災後全力投入學生的安置及輔導，目前安置於仁美營區。在那瑪夏鄉服務將屆10年，現任高雄縣立三民國中輔導主任。

區裡迷了路，我們在平地被善待、被奉養，並且告訴我們說：「安心地住下來，忘了山上的家、田地和一切。離開那窮兇惡極之地，搬下來平地居住吧！」

以前，有位長者曾經對我說：搬遷時，不可離開烏莎崖（玉山）的眼（視線），我很清楚的知道，倘若我們離開烏莎崖的眼的話，我們就會像眼瞎耳聾的人一樣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；也會像丟失的狗一樣，到處流浪乞食。而，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。…

重建山上新家

這一段流浪在平地的日子，期待很快會結束，孩子們在重返家園後，會記得這次的經驗，善盡保護山林的責任，並感恩所有曾經付出關心的每個人。三民國中大操場將重現孩子們活潑快樂的笑聲，給那瑪夏帶回重生的希望與活力，一起攜手重建我們的山上新家！◆